

第六章 启示和人类主观性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神学家所发展出的对启示的观点，与教会传统的领受大为不同。他们以人类理性作为检验真理的终极标准，替代了上帝亲自启示的话语。有些神学家也试图将启示限定在历史中，而不是置于上帝的话语之下，他们这样做并非是因为圣经对于历史有着明确的强调，而是因为看到历史似乎更易于受人自主理性的驾驭，而非倾向于服于上帝的话语。在本书之前的内容中，我已经尝试去阐明利用历史和人类理性去代替上帝话语的终极权威，这种作法是不合乎圣经的。

在自由神学中对启示的另一条径路是将其等同于人类的主观经历，即某种仅发生人类内心世界的感受。这种观点通常与“现代神学之父”施莱尔马赫联系在一起。施莱尔马赫并不认同诸如斯宾诺莎和康德，这样早期现代思想家的理性主义。他认为对理性的关注领域与信仰的特质并不相符。在他看来信仰所依赖的基础并非理性，而是 *Gefühl*，这个德文单词可以翻译为“感觉”或是“直觉”。在他看来信仰始于一种“对绝对依赖性的感觉”，而上帝这个名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个我们感到要去依靠的实体。基督教信仰就是用耶稣基督的称谓来诠释那个实体。而基督教神学就是以话语的方式表达着基督教的宗教情感。感觉是第一位的，而话语（包括圣经的和神学的）都是从属性的表达，是一种对感觉的反思。

因此，在施莱尔马赫看来启示并不是理性的产物，也不是圣经所展现的历史，而是对上帝的情感，一种宗教的意识，是它诠释了圣经的历史。启示主要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它并非客观的真理，而是我们对客观真理的反应。

尽管施莱尔马赫与他的前辈相比弱化了对理性的强调，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他大量的著作中并非只是对情感的描述，施莱尔马赫是在对宗教情感进行理性的分析。与我们之前所讨论到的那些神学家一样，施莱尔马赫也没有任何将理性置于上帝话语权威之下的迹象。他在理性上寻求自主，并用自主的理性来诠释自主的情感。事实上，有人怀疑他将启示限制在情感中部分的原因是出于他对将宗教情感置于上帝的话语之下的回避。因此，施莱尔马赫与理性主义者的区别很可能不像他本人希望我们认为的那样大。

我认为情感和理性在我们思想中并非是区别显著的两个领域¹。事实上，这两者是彼此影响的。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它们甚至是彼此定义的。情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对加诸于人的资料的一种合宜或不合宜的回应

¹ 对于这种关系更进一步的讨论见我的《神学认识论》337-339，《上帝论》608-611，以及《基督徒生活论》370-382。

²；而理性也是一种情感：在经过一系列理性的分析之后，我们获得了某种确信，这种确信可以说就是一种情感，我在其他某处称之为“认知的安息”³。

因此，从斯宾诺莎到施莱尔马赫，对于真理的检验我们从理性走到了情感，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走多远。实质性的问题在于接受或拒绝自主性的问题，而非自主理性和自主情感哪一个正确的问题。同理，施莱尔马赫与那些将启示等同于历史的神学家相比，也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在后者来看历史要么是一种自主理性的产物（立敕尔和潘能伯格），要么是一种可改造为主观信心的资料（库尔曼）。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主观主义成为人类自主思想的三个视角，然而这当中却没有一个能够正确地对待上帝亲自启示的话语。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再了解一些神学主观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依循了施莱尔马赫所强调的径路。尽管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发现圣经中存在着客观性，但他还是认为与我们主观对上帝的回应相比，前者的重要性不值一提。卜仁纳（1889-1966）对施莱尔马赫有着深入的批判，然而依循着马丁·布伯（1878-1965）和费迪南德·埃布纳（1882-1931）的径路，卜仁纳最终认为启示在其最重要的意义上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位格相遇。而这种上帝与人的位格相遇无法以客观的方式加以描述。任何语言的描述都将会失去其位格性。对上帝的事实性知识有碍于我们个人对上帝的整全性的认识。因此，启示永远无法与某种口述的讲论或书面的文本等同起来。在这种意义上，启示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

巴特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启示与人的主观性等同起来（尽管他的主要观点我们将在下文论及）。在他看来，圣经之所以是上帝的话语，只因为它在个体某种当下的处境中“变成”了上帝的话语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完全取决于它的这种转化。我们无法“拥有”上帝的话语，有的只是对上帝话语过去曾被赐下的回忆，以及我们能在未来再次听到它的盼望和期待。在其他的情况下，巴特认为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客体，被人类所“占据”、“利用”和“留存”。因此，在巴特的观念中，上帝已经失去了对自己所启示话语的控制，因此我们永远不能简单地把圣经等同于上帝的话，它不过是人类的一个文本，易于产生误会，即使它的神学宣告也是如此。然而，对于这一点，巴特认为却不会对信心造成影响：无论圣经的文本中是否有错误，都不会妨碍上帝即时且无法存留的话语。只要上帝愿意，那些有错误的文本仍可以在任何时候“变成”上帝的话语。

² 情感回应更倾向于在瞬时产生，理性回应更倾向于在思考之后产生，然而两者是在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上，而不是截然被区分开的。

³ 《神学认识论》152-162

⁴ 现在有更多研究巴特的学者指出，在巴特看来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它并非只能“变成”上帝的话语，事实上它的这种转变是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然而，圣经“成为上帝的话语在于这种转化”，因此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唯独因为它能变成上帝话语的能力。在我看来，对巴特观点的这两种认识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圣经是否因着这种转变而“是”上帝的话，也无论圣经是否本身并不是上帝的话，而只能去变成上帝的话语，在这两种状况下我们都无法保证自己所领受的圣经就是上帝亲自启示的话语，除非在某些特定的处境下，上帝自己愿意向我们借着圣经说话。

对于克尔凯郭尔，我有着某种程度的认同，他一直与丹麦路德宗国家教会的僵死信仰作着斗争。他意识到圣经的重点在于经历上帝的生命经验，上帝正是借此进入时间，并进入个体生命的经历之中。但是，他在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对比当中，却将圣经所连为一体的启示作了断裂化的处理。实际上，在圣经中圣灵对客观启示的显明构成了主观启示，他让圣经的客观真理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获得一种与基督位格相交的鲜活关系。

对于卜仁纳，我并不怎么认同。他所指出的客观话语和事实要让位于关系的位格性特质，在我看来是很荒谬的结论。在人类层面而言，这一点就不能成立。当事实显露出来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也许会受到影响，但通常的结果是事实性的知识增进了这种关系。并且，圣经从未说过关于上帝属性、他话语和他作为的事实性知识会妨碍我们与他的关系，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知识将促进我们和上帝关系。

对于巴特而言，他的观念也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上帝的话语存在于它的变化中。”相反，在圣经中上帝只要说出的他的话语，听到的人就会去相信、顺服、欢喜、哀恸、感恩，等等。圣经中的启示从不是即时性的，出现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像巴特所说的，只留下些对它的“回忆和期待”。与此不同，上帝的启示被人悉心保守，代代相承（参见诗 78:1-8）。上帝的手指写下十诫的法版保存在约柜中，置于以色列的至圣所内，在每一个安息年，其上的文字都要地被高声诵读（出 10:5）。基督福音的使徒传统也是一样地一次交付圣徒，并在历史的传承中不断地被持守（犹 3）。

难道对圣经客观文本的保存会让上帝话语的主权受到损害吗？当然不会。这文本是上帝约民的宪法，正是它传递出了上帝主权的权柄性。它对于上帝百姓永远要遵行的律例，宣布了上帝主权的有效性。正是启示的客观性，让启示免于人类的篡改和利用。

正统的归正神学并不反对启示中的主观性元素，然而，它却用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对其加以阐述。上帝客观地将自己通过受造物和圣经启示出来。但是这种客观的启示如果离开了圣灵在我们心思意念中的光照就毫无作用。作为罪人，我们天然的倾向是阻挡上帝的启示（再次参见罗 1）。是圣灵出于恩典的重生，让我们能够理解、相信、和顺服上帝。因此，在归正信仰看来，在这种意义上启示如果离开圣灵的工作，就不能让我们从主观上接受，因此它还没有得以完全。

启示一词可以作不同的使用，有时它是客观的，有时它是主观的。当一位政府官员宣布本年的预算已经成文，在我们看来预算已经被“启示”出来了，尽管还没有人看过那个文件。爱因斯坦在 1915 年就将他关于实体世界的基本理论公开地向所有人“启示”出来，尽管如此，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几个人真正能够明白他的理论。这就是客观启示，正如罗马书一章中的自然启示清清楚楚地向世人启示了上帝，无论他们采取怎样回应的态度。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一些我们确实不知道的知识，我们就不能称其为启示。中国的小麦价格是公开的，但我却不了解。它是一种客观启示，但是还没有向我启示。在罗马书一章中，上帝的启示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这段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有谁不知道上帝的启示，或者有谁从未对上帝的启示作出过回应。与此相反，它让我们看到所有人都知道上帝的启示，并且都从启示而认识上帝（21节）。

以下进一步的区分对于我们认识关于启示的争论，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启示人类有不同的回应：不信的回应和信心的回应。在罗马书一章中，我们看到外邦人的回应是要去阻挡这真理，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然而，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中耶稣这样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耶稣在这里指向了一种主观启示，一种给听者带来知识的启示，并且明确地来说是一种与圣父和圣子之间亲密蒙拯救关系的知识，一种在信心中的知识。这种启示的内涵，你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中也会看到：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祷告，求上帝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真知道上帝”。

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启示：（1）客观启示，（2）在人的不信中形成的主观启示，（3）在信心中接受的主观启示。

当然，自由主义神学家，自从施莱尔马赫开始，都倾向于认为启示如果不是主观的，如果不为人所知道，它就是不存在的。对于客观启示他们采取蔑视的态度，而事实上上帝的启示一直是彰显于自然和圣经之中的，无论人怎样地看待。自由主义神学家还进一步倾向于相信启示如果没有在信心中被接受，就不能称其为启示。因此，如果有人最终没有相信圣经中的真理，那么他就还没有收到启示。这种观点引发了自由神学的普救论的倾向，因为这种观点视那些拒绝上帝的人，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收到启示，而非他们已经收到了这启示（正如罗马书一章所言），但却明明地拒绝它。

尽管如此，我们在圣经却同时看到了主观和客观两种启示，以及以不信之心接受的启示和在信心中接受的启示。所有这些不同的启示都很重要。客观启示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是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它引入了那相信的义务（罗 1:20 以一种反面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客观启示让我们无可推诿）。以不信之心接受的主观启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全然败坏：即使真理明明地向人类彰显，他还是要去阻挡它；而在信心中接受的主观启示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大能，让我们看到是上帝以大能让他话语进入到他选民的心思意念中，他定意要成为他们的天父和密友，与他们有亲密的沟通。

可见，在正统归正神学中同时存在着启示的主观形式和客观形式。但是对施莱尔马赫和主观主义传统而言，只存在主观的启示⁵。因此在施莱尔马赫的理论中

⁵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在某些层面，巴特视在基督中的启示为客观的。但是，在我们对他的理解中，他所强调的是一种主观的境遇，并且认为这是无法被客观真理所阐明的。

现代神学中神的话语

缺失了义务的要素，我们之前将这一点与上帝**权柄**的概念相联系。启示不仅是我们的一种感觉，或甚至是我们基于情感的信念。事实上，我们应当相信上帝的启示，它是我们有义务去承认的对象。

在当下，圣灵正吸引着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上帝的怀抱，这就是上帝话语的明证，基督的福音已经永恒不变地启示出来了。（帖前 1:5,2:13）

在上帝的启示中确实存在着**主观**的要素，这是因为上帝愿意他的话语被人**领受、明白**。所有有效的沟通都是**客观**的（其内容和传播），也是**主观**的（听的行为和回应）。然而，启示的主观要素在于人类对上帝亲自向我们说话，这客观启示的回应。自由神学一直试图回避上帝亲自启示话语的**权柄性**，其手段就是抹杀上帝与人沟通的客观性层面，从而让人以自主理性的方式来判断上帝的话语。这种观念对于基督徒而言是无法接受的。